

# 前线飞来一只布谷鸟

侯炳茂

小时候听村里大人们说,听到布谷鸟的叫声,春天的大门就打开了。那一年春天,刚满十四岁的我穿上军装来到抗美援朝前线。连续几天早晨,我都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望着前线的炮火硝烟,我想:春天在哪里?春天不在炸平的山岗上,不在烧焦的土地上,春天应该在布谷鸟的歌声里。

这是个防御战间隙的早晨,救护所贾教员通知我和闻淑莲到所里接受新任务。小闻与我同岁,梳着羊角小辮一张娃娃脸,天真活泼。她是沈阳人,满口东北话,大家叫她“小疙瘩”。她跟在我后面,一边蹦蹦跳跳,一边问我有什么新任务,是接待伤员吗?不一会儿,我们来到所部防空洞前,只见贾教员和一位女干部来迎我,一见面教员就向我们做了介绍,“她是广东佛山师范毕业的女大学生陈杏怀同志,任我们所的文化教员。当前主要任务是办好扫盲班,所里调你们俩当辅导员,希望你们在陈教员安排下共同完成好扫盲工作。”我凝视着面前的陈杏怀,这就是先知音未见人的陈教员呀!教员关切地问我有什么信心吗?小闻向我做了个鬼脸,让我代她表态,我说:“有,但我俩文化程度

低,能行吗?”陈教员说:“没关系,我们共同努力完成好扫盲任务。”教导员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没问题,有陈教员这个文化人教学,你们一定能完成好任务。”

此后我俩成了陈教员的小帮手。陈教员当年二十岁左右,风华正茂,高挑的身材,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剪着齐耳的短发,身着志愿军新女夏装,更显英姿。她性格开朗大方,待人热忱,讲一口带南粤味的普通话。她向我们俩讲了扫盲班的具体教学计划,又领我们深入到各班了解实际情况,不识字及认字不多的有三十多人。他们渴望学文化,听说办扫盲班,欢欣雀跃,踊跃报名。但也有少部分同志对学文化有畏难情绪,认为年龄大记性差,学不会,没有信心。可别人还认为,工作忙没时间学。陈教员耐心跟我们同志促膝谈心,她说:“国内正掀起扫盲高潮,我们也不能落后。特别是亲人们也在挂念你们,盼望你们写信报平安呢。”为解决工学矛盾,陈教员采取因人施教、灵活办班。炊事班白天工作忙,利用晚饭后开办夜班上课;担架队前晚送伤员,利用空闲时间,分散、集中结合教学;有的则采取一对一个别辅导的办法,给大家创造人人都有学文化的机会。

在战地办扫盲班过程中,物

资极其匮乏,没有纸笔、没有课本,也为难了陈教员。她一边准备教学内容,一边发动大家想办法。我建议用小河边背细沙,在地上铺沙盘,用树枝作笔练书写,陈教员说:“这是个办法。”她带领大家背沙子,学员们先给陈教员做了一个大沙盘,每个人又做了一个小的,很快松林下的沙盘课堂布置就绪。为了解决没有课本、无法复习的难题,我和小闻分工,她去药房找废药盒,我到后勤管理处找发夏装时的废包装纸,用这些东西做小卡片。陈教员同我俩工整地写上字并注上拼音,分发给大家作随身携带的学字卡。

为推广速成识字法,陈教员从拼音字母“勺、父、口……”开始教学。她教大家字母歌,在熟识字母基础上又教拼音方法,像教小学生一样不厌其烦地大声朗读。“勺丫爸,爸爸的爸;口丫妈,妈妈的妈……”朗朗读书声回荡在静谧的松林里、紧张的前线防空洞里。战友们的陈教员热心教学所感染,时常在伙房或行进途中听到有人学字的读书声。

扫盲班读书识字声也飞进了防空洞、松林里养伤的伤病员耳中。勇士们在前线战壕坑道里为阻击敌人不怕流血牺牲,现在静下心来向杨护士长、护士班石班长要求

参加扫盲学习。护士长把伤员的要求反映给陈教员后,她爽快答应,在不影响治疗的情况下给伤员们安排教学。伤员们学习热情很高,清晨松树下,陈教员教大家唱字母歌,忽然,从苍翠的丛林里传来布谷鸟咕咕的欢叫声,与陈教员的教歌声在山谷里共鸣回荡。学员们说:陈教员清脆明亮的声音多像布谷鸟的欢唱,为我们干涸的心田播撒进文化的种子。

通过几个月循序渐进的学习,大家的兴趣愈来愈浓,心里这盏灯亮了许多。炊事班长刘贵喜出生在冀中平原,是抗日时期参军的八路军,从不怕苦怕累,多次立功。他没上过学,听说参加扫盲班学文化,心里发怵:“我年纪大记不住。”陈教员在炊炕里同他谈心,一再向他表示,我保证教你,你要保证学。刘贵喜很受感动,有了正确认识下决心学文化。陈教员让我负责辅导,我经常到炊事班用炭灰棒一笔一划教他读写,他很快跟上学习进程,对教员的问题有问必答,后来被树为学文化的榜样,炊事班在他带头下成了扫盲先进班。

十六岁女兵护理员杜翠娥,梳着小分头,工作起来风风火火像个假小子,从小在山区农村,因养伤,听到这难得的读书声,也期盼文化的曙光。在陈教员和闻淑莲辅导下,除了完成教学

计划外,还要多学一些护理工作中常用的术语和拉丁文常用药名,为以后工作带来很大方便。

一九五二年初秋,山谷里树上蝉休叶变色,碧绿的树叶渐渐染成朱砂红,山楂果也涂上胭脂,一簇簇一串串,让人垂涎欲滴。陈教员办的扫盲班经几个月学习,也到了收获的季节。这时,恰逢祖国人民慰问团给志愿军送来慰问品:“赠给最可爱的人”的茶缸,炊事班的同志都争着说这几个字我认识;印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红字、绗丽的丝织小手绢,在护理班几个小女兵手里展开,小曹说:“这几个字我会拼!”小李读完小学生写来的慰问信后感动地说:“我要给小朋友回信,报告前线的好消息。”

我的辅导对子、担架队佟宝桂,拿着信纸气喘吁吁向我跑来说:“祖国人民的慰问信感人肺腑,特别是青年参加扫盲班学文化热情很高,鼓舞人心。我想用你的钢笔给家里写信,请你帮我改改行吗?”我说:“行,你给谁写?”他有些不好意思,我早猜到他给家里的新婚妻子写。我曾为他代写过信,他妻子回信时还让他在部队好好学文化,并说:“我已村里办的夜校扫盲班学会几百个字了,希望你能亲自写信,说点心里话。”文化使两个年轻人的心贴得更近了。

陈教员看到这些收获和成果时备感欣慰。其实,在我们所有人心里,陈教员仿佛是从前线飞来一只催耕的布谷鸟,因为她的存在,给我们的心中带来了文化的春天。

岁月如歌



我因这些曾经来过又走掉的阳光,回忆起曾经来过又过去的日子。我在靠南面的这两间卧室里轻轻踱步,又为留不住这些阳光而焦虑地打转。

再一次入冬时,悄悄爬进整个屋子里的阳光,让我灵机一动。那天,我的忘年交的老朋友郑会计来串门,我告诉她,想把两个卧室的床都移靠到窗边,这样,每天中午睡午觉,都能在暖烘烘的阳光里多睡一会儿。我告诉她我创造的新名词是——“睡”阳光。

郑会计像母亲一样,做了拿手好菜常叫我去她家吃饭,也教我规划整理家居,她是单位出了名

汪彤

「睡」阳光

的室内设计专家。一个休息日下午,她帮我设计好家具的重新摆放后,便卷起袖子,我们俩齐心协力,硬是把一米八的大床挪到了窗前。太阳光一下全铺在了床上,我知道以后的午觉,是躺在这些阳光里的舒坦日子。

不论我换上什么样的床单,淡黄色开满油菜花的、嫩绿色条纹的、粉红色的和那条海蓝的……阳光在我的床上灿烂地驻足,它们安静地倾泻在上面,使颜色更加炫亮。我的手轻轻地抚在上面,除了满眼的温和,更多是从指尖传递到心里的温暖。

睡在阳光里,这是我每天中午必做的事。床头依旧摆起很高的一叠书籍,供我翻阅,我轻轻铺开薄被,盖在身上,一些暖和的阳光,被我包裹在被子;另一些一刻不停地,以光速奔跑,奔跑在被子外面,被面上那些小熊、小兔和各色的花朵和房子,都快乐地晒在阳光里。过去的时光在梦里,我睡着的时候,整个世界和我一起睡去。

都市情感



几年前,我曾经画过一幅大型的工笔画,名叫《幸福美好》,画的是南方的万朵木棉花在争奇斗艳。回想大画完工时,我的心情是何等的幸福啊!

今年五月二十二日,万众瞩目的上海音乐厅的大舞台上,一个和我一样心怀幸福的卖菜大姐,第一次用自己所卖的各名菜名改编为一段歌词,成功翻唱了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的经典歌曲《今夜无人入眠》——

鸡腿、鸡翅膀,鸭腿、鸭翅膀,胡萝卜、番茄和大葱,芥菜、香菜、芹菜、大白菜、辣椒,

西兰花、黄瓜,四季豆、刀豆、青橄榄!快来买吧——送你葱!

送你葱!!

她,外号叫“菜花甜妈”,五十多岁,老家在安徽农村,十年前来到上海,一开始打工,现在做卖菜的生意。她从小就喜欢唱歌,甚至连吃饭睡觉时也唱,当时她父亲不让她唱歌,说她声音太啞(嘈杂),实在没有办法了,她只好背地里偷偷地唱,有时候跑到农村的田野里去唱,有时候唱给小鸡小鸭小动物们听。几十年来,她的歌声从未停止,梦想

## 快乐是福

陈奕纯

来的,是幸福。换言之,幸福也是一门艺术。

早在公元二世纪下半叶,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就曾在他的《沉思录》里说:“热爱你所学的艺术吧,以你整个的身心、全部的所有信仰去爱吧!去度过你的余生,使你自已不成为任何人的暴君,也不成为任何人的奴隶。”奥勒留不仅是古罗马政治处于衰退时期的一代帝王,也是忠实于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斯呢?她犯了难,思来想去,决定吧平时所卖的各种菜名变成通俗易懂的歌词,既搞笑,又高雅,更能把自己优美嘹亮的歌声广泛传播。结果一唱,她的菜名版



人间万象

## 朝阳沟金秋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二十多年前,著名作家萧军先生在为北京朝阳区举办的金色的秋天群众艺术节题词时写道:在中国,叫朝阳的地方很多,不论是朝阳市、朝阳区,还是朝阳沟,听起来就那么喜庆,就那么日子,就那么景色秀丽,就那么丰收在望。多年前,我就看过河南豫剧经典作品《朝阳沟》,我不知道画家笔下的这个朝阳沟是否为朝阳沟的原型,但我从作品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农村,哪个地方不是欣欣向荣的朝阳之地呢!

丁红/绘 乌兰/文



初中地理时就记住了赵州雪花梨,对“中华名果”“天下第一梨”念念不忘,据说这种水果很好吃,果肉如白玉,令人垂涎,还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雪花梨。梨花如洁白无瑕的雪花令人生生思恋,从那以后在心中一直藏着一个美丽,想欣赏春天梨花的独特风韵。

因为参加河北省散文学会年会的机会,我在春意盎然的节日里,在风景秀丽、历史底蕴深厚的赵县与梨花相遇了,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赵县,在生命之中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梨花映雪般的神奇景象。

车子沿着公路向北,道路两边满树繁花。我的前面坐着袁学骏老师,望着外面不见尽头的梨园,我向他请教关于赵县雪花梨的一些知识,他充满深情地指着窗外片片缀满梨花的梨树,娓娓地向我们诉说着,我从中得知了许多未曾知道的历史。原来雪花梨栽培历史悠久,早在北魏年代就是向宫廷进贡的名产,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栽培历史。后来历经离乱,雪花梨命运多舛,旧中国滹沱河泛滥成灾,这片区域就是滹沱河暴涨时改道流经的故地,经常冲刷成了一片沙土地,百姓的日子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下决心改造这片土壤,雪花梨树毫不畏惧这种土壤,将根脉深深扎入这片土壤之中,经过农人们一代代辛勤栽植,成了今

天这般规模。放眼望去,梨花如洁白的雪花落在虬龙般的枝干上,在太阳底下闪着银光,满眼雪花令人心旷神怡,很自然想起岑参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春风姑娘飘飘飞舞,洒洒洒满树银花,这万千花朵在欢笑、歌唱着,在清风中向远道而来的朋友点头致敬。

沿着林间小径慢慢前行,梨

## 漫步梨花园

飘飞

花的香味氤氲扑鼻。有几位果农脚踩木梯,手臂上扬,轻轻地疏着花朵,一朵朵梨花仙子从天而降,落在地上,落在心里,落在农人的眼帘之中。望见此情景,我仿佛回到了我的家乡。乡亲们每年在春风飘拂的季节里,不也一一样地“疏花”吗?看似残忍的行为,硬是将梨花从树身摘落,实际上这是最好的保护梨树的方法之一,不疏花,梨果就会如蒜辫子一样密布枝桠,梨树将不堪重负,影响果品质量不说,梨树也会累得生病。不仅疏花,等到梨花落尽

了,小小的梨果窜出来,还要再疏一遍果,等到秋天,成熟的果实又大又圆,当是极诱人!

我问旁边的一位果农,雪花梨该卖多少钱呢?他乐滋滋地告诉我,最低也得两块多。哦!果然名不虚传,早知赵县雪花梨誉满河北,享誉世界,这小小梨树真是农人们的致富树呀!望着满树雪花,我不禁神往起来:在一个果实飘香的季节,我再次漫步梨园,满树雪花缀满枝头,迎接我这个远行客。我席地而坐,与勤劳和善的农人拉家常,话农事,品尝着雪花梨,真的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了。

道边一块铺地的塑料布上堆聚着一大堆梨花引得我迈步前行,莫非疏落的梨花也有用处吗?我问在一旁忙碌的农人:“大哥,这东西也能卖吗?”农人回过头,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当然,提炼香精用的。”不光提炼香精,还能异花授粉呢!”一位东北口音的汉子向我介绍道,说着,他拾起几片梨花,用手搓捻几下,掌心落下如紫色绣花针般的东西,那就是花粉了!哦,这小小的梨花竟跨越山川,以自己的一颗爱心传递着生命的接力,我不禁肃然起敬!同时也是对片片梨花,更对田间劳碌的农人。

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梨花园,可是这份记忆与感受会长久地在我心头荡漾。

人在旅途

## 玫瑰的艳红(外二首)

成路

灼烧大地的太阳在正午把搭阴凉的手掌移向广场上的人群

这样在另一个早晨我就有了三根鱼杆,一个钓者

这些烦躁的人啊晃动着脑袋聚落在凉棚里

我心里的鱼咬着耳朵

这些烦躁的人啊忘记了能合十的双手朝着神

我模仿着鱼的姿势在腊月跳龙门

而远一点的海风俯瞰着玫瑰在花园里的艳红

而门内挂满了风,挂满了玉石我只能把肉身放在远处把咆哮的水流声放在不远的三月

海边

又一次看见海耀眼的波涛仿佛是七年前的光亮

我在唱歌中看见直立的河水长出了耳朵。我心里的鱼咬着这些耳朵和陌生的旅人私语

岸边的钓者撑起三根鱼杆。我猜想下垂的诱饵和飘动的浮子哪个更重

河水的体温悬在岩石上等待我再次模仿鱼的姿势跳龙门

我还和七年前的我把潜行的鱼儿赶向深海